



神祇时代的诗学

李平著



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诗学思想的再思与认知



上海人民出版社

神祇时代的诗学

孙晓华，周士达著
李子强译

新星出版社

神祇时代的诗学

李平著

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诗学思想的再思与认知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神祇时代的诗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的再思与认知 /李平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08-05333-2

I. 神... II. 李...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诗歌—文学理论—研究②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诗歌—文学理论—研究 IV. 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3325 号

责任编辑 曹培雷

封面装帧 王小阳

神祇时代的诗学

——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的再思与认知

李 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高福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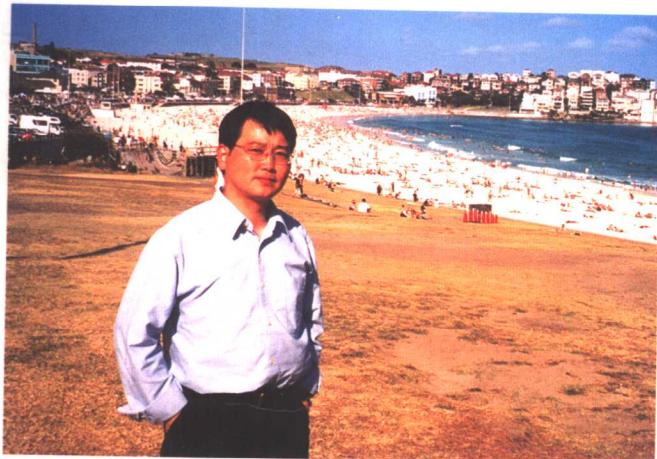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9,000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7-208-05333-2/B·444

定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李平，祖籍浙江杭州，1955年12月出生于上海。文学博士。1999年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当代文艺探索》、《文艺理论研究》、《鲁迅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社会科学》、《中国比较文学》、《文艺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合著多部。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散文数十篇。为多个理论、艺术专业学会成员。

(464)
R255.10

内容提要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和著述是一种发生学的文学理论,是后来各种理论的源头,具有极其丰厚的内涵。它们不仅在西方影响巨大,而且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希腊诗学的形成和展开有一个巨大的宗教背景,这个背景中的理论有其自身的特点。奥林匹斯教和俄耳甫斯教是古希腊的重要宗教,它们不仅是民间的信仰,而且与不同的艺术类型——史诗和悲剧——发生了联系。对荷马史诗的态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有直接的勾连。在诗与哲学的争论中,希腊的理性神学逐渐上升,柏拉图的基本宇宙观“理式”说,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理想国”的诗人观,是柏拉图贵族政治理想的生动体现。希腊的诗学理论有许多今天看似矛盾的说法,然而一旦放到特定的时空中,就变成了十分自然的见解。

柏拉图的“理式”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学说。柏拉图是理性神学家,而亚氏的理论是二元论的。从总体而言,亚氏并未沉迷于神学,他的诗学理论是重现实、重逻辑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著述文体大相径庭,其本质一为

作者“在场”、一为作者“缺席”。柏拉图虽然反对和蔑视修辞学，但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的诗学著述常常充满了修辞，俨然一个“诗人”。这与柏拉图的诗人气质分不开。

柏拉图所说的“第一等人”，其实并不是指诗人，而是指散发着神的气息的、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哲学王），也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自己。

古希腊的艺术类型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古希腊虽然存在多种文学类型，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的实际上只有两种，那就是：史诗和戏剧，它们都与叙述有关。从现代艺术类型学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的散见论述和《诗学》的集中论述，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比如：混同了叙述者和作者的角色、缺少了艺术分类之必要条件、没有明辨艺术的文本状态和演出状态等等。遗憾的是，这也正是当代希腊诗学研究中忽视的、因而经常造成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本质上讲清了这些问题，希腊艺术的面貌和性质就会更加明晰。

“摹仿”说在希腊有漫长的历史，其内涵是丰富的，不能简单地与“逼真”相对应；“灵感”说也是希腊的传统意识。“摹仿”和“灵感”是柏拉图创作论中两个滑动的概念。他把这两个概念随意安放在荷马的身上，似乎没有任何阻碍。要解决这里的矛盾，只有从柏拉图自身的特点去找原因。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和理论具有三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特征：1. 建立理想国的政治抱负，2. 浓烈的宗教神学观念，3. 诗人艺术家气质。当这里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处于优先地位的时候，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和理论便打上了深刻的实用观的印记（为了城邦利益，建立理想国度，反对艺术摹仿、驱逐诗人）；当这里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紧密结合的时候，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和理论便变得恍惚和迷离起来（声称自己的诗人身份，强调

诗歌创作的神灵凭附和迷狂状态)。这三个因素的存在及其不同组合,是理解柏拉图诗学思想和理论的关键。亚里士多德把“摹仿”作为艺术的基本特征,并以摹仿的对象、摹仿的媒介和摹仿的方式为标准来区分不同的艺术。“摹仿”在亚里士多德笔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亚氏比较了诗与历史,认为诗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而历史叙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

“虚构”在古希腊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柏拉图那里,它是指对“神”的非“真实”描写,有时又与“摹仿”同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虚构”更多的是指创作想象。

在对待悲剧接受的心理效应问题上,柏拉图出于挽救希腊世界的政治目的,完全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悲剧激起的情感会影响到人的正常理智。而亚里士多德则在柏拉图的基础上往前走了关键的一步,他看到和分析了这种情感的后续效果。他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悲剧的“净化”作用,并把它作为“终极因”写进了悲剧的定义。

绪 论

古希腊诗学研究是一门显学,它在西方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自文艺复兴以来,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论家都谈到过或论述过古希腊诗学思想。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和文章已经用各种形式译成汉语,介绍到我国。20世纪中后期,西方出版了一大批古代人物传记和古代哲学的研究著作,其撰述和研究对象包括古希腊诗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时,在西方出版的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文论、比较文学和历史著作中,探讨古希腊诗学思想也成为一个热点,学者们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看法和新论点。就笔者了解的情况而言,其中被译成中文的著作主要有:布鲁克斯和卫姆塞特的《西洋文学批评史》、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鸟尔利希·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组织编写的《诗学史》、罗德·霍顿和文森特·霍珀的《欧洲文学背景》、加林的《意大利人文主义》、热拉尔·热奈特的《广义文本之导论》和《隐迹稿本》等等。这些著作在涉及古希腊诗学的时候,除了介绍外,许多论述富有启发性。比如,《比较诗学》提出的希腊的戏剧繁荣导致了“诗学”诞生的观点,以及对“抒情类”文体的跨时代、跨文

化分析;《历史诗学》对诗学传统的历史沿革的深入解剖;《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对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诗学的比较研究;热奈特对传统认为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分法”的颠覆性分析等等,都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热情。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雅克·德里达等)在展示自己最新的思想理念时,往往会联系到古希腊哲学和诗学思想,这也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最古老的理论与最新潮的理论之间的这种永不消失的张力,是很值得留心的问题。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我国引进了一批从新视角研究古代经典的西方学术著作,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古希腊诗学,比如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玛丽·比尔德和约翰·汉德森的《古典学》、特伦斯·欧文的《古典思想》、泰勒主编的《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从开端到柏拉图》)和P. E. EASTERLING编的《希腊悲剧》(“剑桥文学指南”之一,1997年英文版)等等。这些著作以一定的篇幅讨论了如何以更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古希腊学问,涉及了诗学思想与历史的紧密联系、荷马史诗的形成过程及真实影响、古希腊悲剧的深层次问题等,它们对深入理解和研究古希腊的诗学思想与理论有很大帮助。

我国翻译古希腊诗学经典原著的历史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6年,首先是傅东华先生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诗学》(与杨周翰先生翻译的贺拉斯的《诗艺》合为一册)。在“译后记”里,罗念生写道:“前五章借用缪灵珠同志的译稿,经过一些修订,文责由笔者负担。朱光潜、杨绛、钱锺书三位同志曾对大部分译文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向他们致谢。”而缪灵珠先生完整的《诗学》译文,发表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

《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中梅先生译注的《诗学》(2002年11月该书第三次印刷出版时,译者在“后记”中加上了这样的句子:“回国后,于改校样期间,就某些术语的释译参考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诗学》”)。此外,苗力田先生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也译出了《诗学》(取名《论诗》)。195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光潜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光潜翻译的同名著作(书后附有较详细的“题解”和长篇“译后记”)。“译后记”提到:“译文和注释有些错误和不妥的地方,由罗念生同志根据希腊文审校,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译者已遵照他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趁此向他表示感谢。”),这篇“译后记”也是朱光潜后来出版的《西方美学史》中有关柏拉图部分的主要内容。1929年和1957年,商务印书馆两次出版了吴献书译的柏拉图的《理想国》;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斌和与张竹明翻译的《理想国》(译者在“译者引言”中说:“此书原有吴献书译本,销行已久,素为学人称道,但语近古奥,不为青年读者所喜爱,余等不揣谫陋,另行移译,或可供对照参考。”)。另外还有一些古希腊诗学的片段译文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晓朝先生翻译的《柏拉图全集》,也收入了柏拉图的相关著作。

总体来说,中国的古希腊学问研究主要偏重于哲学,故学者中深入研究古希腊诗学的并不多,主要有三家:一位是罗念生先生,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及其注释和译后记,在我国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古希腊悲剧翻译和研究著作都是一再被引用的学术精品。一位是朱光潜先生,他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及其注释、题解、译后记和撰写的《西方美学史》,是我们步入古希腊诗学、美学殿堂的好老师。他翻译的一系列西方诗学、美学、

哲学著作对研究古希腊学问都极有助益。还有一位是近年影响比较大的陈中梅先生，他的《诗学》新译本附有详尽的、涉及面较宽的注释，书的“附录”包含了十四篇文章，对古希腊诗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陈中梅先生还出版了专著《柏拉图诗学与艺术思想研究》，从详尽的资料入手，对柏拉图乃至整个古希腊诗学思想展开了研究。它们是近年来我国古希腊诗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成果。以上三家的著译都被一再重印或修订再版。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资料选编和研究著作也是值得注意的，比如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书选材得当，每篇选文前的小序介绍了作者思想、选文论点及其渊源和影响等，犹如一册西方文论史）、伍蠡甫的《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缪朗山（即缪灵珠）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汝信的《西方美学史论丛》和《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范明生的《古希腊罗马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方珊的《美学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吕新雨的《神话·悲剧·〈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出版），以及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出版）、汪子嵩等的《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亚里士多德卷）中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艺术哲学”部分等等。1949年以来，我们出版了一大批文学概论性质的教材。古希腊元典诗学思想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因而凡是有文学起源、文学本质、文学观念或者文学类型等章节的，多会涉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

从这些介绍来看，中国语境中的古希腊诗学研究和翻译，似乎已经相当可观。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侧重于美学层面，对具体的诗

学理论关注并不太多。同时，大多数研究者都比较忽略古希腊诗学的宗教氛围，而这恰恰是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关键。就具体研究而言，泛泛的议论较多，深入的追究较少；对经典文本的同一个句子，不同的译本有相当不同的翻译、理解和注释；一些研究者对古希腊文艺类型的理解与分析缺乏科学性；有的研究者只看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如所谓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理性与非理性），而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罗念生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也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提出了一些概念但未加解释，或看到了柏拉图文艺本质论与创作论的矛盾，但未分析矛盾的深层原因等等）。再拿有关的教材来说，其中的介绍大多十分简略，谈两者分歧的多、粗线条归类的多。在分析两人对后世的影响时，习惯于运用套语，而对希腊诗学上的难题一般不作学理上的深入探究。因此，学过文学概论的人似乎懂得了古希腊诗学的精髓，但实际上往往似是而非。这与我们历史上的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一路过来的政治主流话语主宰着对经典的“为我所用”的诠释。

但这并不等于说西方已经完全解决了古希腊诗学的难题。事实上，从艾布拉姆斯的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的介绍和评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欧洲历史上许多作家、艺术家和文论家（特别是浪漫主义一派）对亚里士多德“摹仿”理论相当广泛的误解。其中有的是不求甚解，有的是缺乏历史主义的态度。这种误解和误读，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种警示作用。

这就是说，在中国语境中，古希腊诗学依然是一片可以继续开垦的沃土。我们要以更加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发生学意义上的诗学问题，尽可能地正本清源、条分缕析，从而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看清楚西方文论以后发展的清晰轨迹。这项工作对于教学也有重要

的意义。

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尽管两人的诗学思想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观念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千丝万缕的错综关系。许多看似完全相异的东西,实际上盘根错节,有一种隐含的“互文”因素。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放在一起作比较研究,实际上就是将古希腊的诗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本书试图立足于古希腊诗学的宗教氛围,结合我国的接受状况,通过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和理论的“异”和“同”或者“半同半异”的现象展开多方面的探讨和反思,追本溯源,客观分析,并努力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以期推进对古希腊诗学的研究。

由于译家颇多,希腊诗学中的许多术语、概念和名词都有多种译法,其中一些重要的表述笔者在行文中采用了统一的格式,比如“亚里士多德”、“理式”、“摹仿”等,而在引文中则不求统一。柏拉图的对话录,笔者在行文中均采用在题目后面加“篇”字的形式,如《伊安篇》、《斐德若篇》、《国家篇》等,引文中也不求统一。

目 录

1 内容提要

1 绪论

上篇 外部研究

3 第一章 神话世界中的理性攀登

——古希腊诗学展开的宗教背景

4 第一节 范畴和意味

8 第二节 史诗诗人和戏剧诗人

14 第三节 宗教类型和诗歌形态

19 第四节 不同平面上生长的神学立场

28 第五节 宗教氛围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43 第二章 “理式”之床与诗的“形式”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宇宙观论

44 第一节 从神学到“理式”

50 第二节 “理式”笼罩下的多重表述

54	第三节 东西方不同维度的“三层说”
57	第四节 《诗学》的“形式”和“互文”
.....	
63	第三章 “在场”与“缺席”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著述文体论
66	第一节 文字媒介的意义
68	第二节 倾听和参与
74	第三节 柏拉图的对话录和孔子的《论语》
76	第四节 反修辞的修辞学家

下篇 内部研究

85	第四章 诗人与诗歌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本体论
86	第一节 诗人：一个暧昧的称呼
94	第二节 希腊艺术类型的难题
112	第三节 古代诗歌：自我和参照系
.....	
126	第五章 “摹仿”与“灵感”的指称滑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创作论
127	第一节 模糊的古代观念及其历史衍变
133	第二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观和灵感论
149	第三节 希腊诗学中的“虚构”
.....	

- 157 第六章 “煽动”情感与“净化”情感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接受论
- 158 第一节 剧场政体和贵族政体
- 167 第二节 再往前走一步
- 170 第三节 “净化”的诗学意味
- 177 结语
- 179 附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年表
- 190 参考书目
- 193 后记